

罗怡春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决不 放弃

又是枫叶飘落的深秋，一架飞机缓缓地落在了滨城。飘零在外近一年的陈秋桐终于回到了滨江。下飞机的一刻，他既没有眼泪，也没有伤感。他脸上显得是那样的平静。他凝望着这座城市，感到它既亲切却又又有几分陌生。抬头望了眼曾是那么叫他魂牵梦萦的清平山，却发现现在秋天里它已不再青翠葱郁，满山的黄叶在秋风中略有几分惨淡。是啊，人活一生，草活一秋，几度风雨，几多沧桑啊。转眼秋至叶黄，自己的鬓发何曾不也白了许多？

决不 放弃

罗怡春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决不放弃 / 罗怡春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13-2923-9

I. 绝… II. 罗…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2100 号

决不放弃

责任编辑 温去非

责任校对 李守勤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385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鞍山市天和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85 千字

印张 11 插页 2

印数 1—10 000 册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12-2243865

第一章 决不退让

城市中心公园的树枝上已开始冒出一串串嫩绿的小芽，冷热交替的变换使湖面上飘浮起一层淡淡的薄雾。一辆奔驰 600 从远处开了过来，车里坐着今天刚被撤职的市物资局的局长李洪滨。他微闭着双眼，好像在不停地想着什么：行啊，也算是够本啦。毕竟自己家里有产业，漫说是今后，就是再活他几辈子也够享用的啦。想归这么想，但他还是多少为失去自己奋斗得来的这个职位而略感失意。李洪滨个子不高，但人显得十分精明老到。一个由记账员、会计师干到物资局一把手的他，这二十几年赶上了很多运动，但也赶上很多的机遇。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阶段，他利用物资局这块肥缺，为自己、为儿子谋得了大大的福利。不管局里亏不亏损，自己家里倒腾出两个很具规模的轧钢厂，儿子也安排在了物资局很重要的一个岗位，在销售处当了处长。尽管捞钱的时候贪财心切，尽管在位的时候独断专横，一当真丢了这个官的时候，顿感丢失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方才的一幕一幕，不由得使他有些愤愤不平。在位的时候也看不出个人好人坏，可新主子刚一上任，一个个的脸全他妈的变了，好像一帮要反咬自己的狗一样的一个个瞪着发蓝的眼睛。妈的，老子在位的时候也没亏待了你们呐？

今天早上一上班，组织部的人就领着新任命的局长到了物资

局，这边宣布了撤销他的职务，那边就宣布了新任命的局长。本来是昨天晚上市委开会才作出的这个决定，别人以为很突然，可李洪滨当夜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他连夜从办公室取走了所有自己的东西，第二天只换了套很随便的衣服到了会。组织部的人刚走，自己家的奔驰 600 便开进了物资局的院内。为赌一口气，他第一次在人们面前展示自己家的新款豪华大奔。妈的，让你们看看，破桑塔纳老子还不稀得坐了呐。但他上车的一瞬间，身后的叫骂声却像刀子一样戳痛了他的心。“滚吧！你这个死不要脸的老家伙。”“呸！你也有今天？咱们物资局的钱全让你给捞干净啦。”“拿回家去给你下几辈的崽子买棺材去吧！”他在车里脸红一阵白一阵地劝慰着自己：没什么、没什么，人不过如此、不过如此。

奔驰 600 当时在滨江市还不多见，这款价位百万的汽车当时多为生意人的座驾，以显示他们尊贵的地位和企业的声望。李洪滨在滨江虽已声名显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百万富翁中的百万富翁，但考虑到身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从来不用此车。今天是给新上来的这个泥腿子看看，不当这个局长我李洪滨照样是一个不跌份的人物。的确，滨江上上下下都知道李洪滨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

车窗外阳光明媚，但初春的风景已引不起李洪滨的兴趣。他闭着眼睛躺在车的后座上还在怀想着什么，嘴里不由得叨叨了一句：“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喽……”但他觉得自己在位这二十来年中也还算交了些朋友，这一次即便下来了，也还算给自己留面子啦。不然的话……这时司机讨好般骂骂咧咧地说：“妈的，这帮小子平时像条狗似的跟着你，这说变脸马上都不隔时辰。”“人哪，谁的也别信。”“凭什么撤咱们？有什么证据？”司机好像还有些气不公。李洪滨尽量显得不在乎地：“撤了才好哪，本来我也不想干了。年龄大啦，该享享福喽……”

说话间大奔开到了李家轧钢厂的门前。这是一个有着相当规

模的轧钢厂，是李家两个轧钢厂其中的一个。李家这个轧钢厂在银行共有七八百万的贷款，但聪明人一眼便能看出，这个轧钢厂的规模绝不下四千万资产的价值。锅炉、管道林立的厂区轰鸣四起，大门左右两个白色的三层办公楼，草坪、鲜花、柏油路连接的整个厂区布置得井然有序。不用说别的，明眼人一看这片圈起来的地就知道其隐含着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些。这也正是这个老经济师出身的局长李洪滨高瞻远瞩。财要一道一道的生，钱要一辈一辈的挣。

奔驰车开进了轧钢厂，在左面的小白楼门前停下。李洪滨还没等下车，李洪滨的儿子李焕成带着肖洪生等人迎了上来。他打开车门一脸喜气地向老父亲说：“老爷子啊，您这位董事长今天总算是正式到位啦。”他搭上手扶着李洪滨下了车，李家特聘的法律顾问张清芳将一束鲜花献给李洪滨。李洪滨摆了摆手：“别整这套洋玩意儿，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放心吧，我可没有什么失落感。”李洪滨扬起脸扫了一眼工厂的外貌，仿佛想着什么。李焕成忙冲父亲说：“上楼吧，大家伙都等着您老给讲几句哪。”李洪滨摇了摇头：“哦，不。我想在厂子里走走……”李焕成打了个愣，忙说：“那好吧，我陪您老。”李焕成对身旁人说：“你们先到楼上等会儿，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李焕成是李家唯一的儿子。他中等身材，白润的皮肤，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显得十分精明。近水楼台先得月，别看他年纪轻轻，却在父亲管辖的市物资局的销售处当上了处长。这个位置可是个肥差。做儿子的也并没有辜负老头子的苦心，在怎样利用权力的问题上李焕成仿佛是无师自通。他把这个位置像是海绵捏干了水一样，使用得淋漓尽致。在以别人挂名的两个贸易公司里倒腾出去的钢材和各种有色金属每年就有几百万的利润。不少想做这类生意的买卖人都跟着他屁股后面溜溜转。别看他只有三十几岁，在这座省会都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知道他的精明干练、长袖擅舞。没有几个不佩服他的，比起他爹李洪滨并不逊

色。也正是这种互补，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他们父子创办下了如今两个轧钢厂、两个贸易公司、一个百货商场这样的一片产业，在滨江可算是响当当的了。用李洪滨对儿子的话说，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爷俩之间的互补之处在于李洪滨老谋深算，而李焕成直白干练。在做事的定位和抉择上，李焕成往往使他老爹也不得不另眼相看。只要是看准了的事，他不择手段，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欠缺之处还是火性太足，不及他爹深谋远虑。但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在滨江官场、商界都有一号，也实属难得了。

“钢材卖得怎么样？”李洪滨拉长了声地问了一句，李焕成脸上顿显兴奋：“抢手哇，特别是盘圆和螺纹钢，每吨都将近三千多元啦。这回正好，您老款款实实的坐在这儿。”李洪滨摇了摇头：“不行，一两天我就动身到国外去。”“到国外去干吗？怎么着？谁还敢把咱怎么样？”“你懂什么？等听见水声的时候房子早冲跑了。防患于未然。”李焕成合计了一下，觉得老爷子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李洪滨停下脚步，用一种少有的怜爱的目光望着儿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我不在了，物资局你也不能多呆了。我给你物色了一个不错的地方。”“用得着吗？哪儿呀？”“省计经委下面有个华联公司，产业很大，相当不错。是省内唯一一家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公司还有房地产部，什么生意都能搞。这样一个大的国有公司，今后也不影响在仕途上的发展。你呀……我倒是不希望你像我一样，爸爸真希望你能在仕途上好好地发展，咱们老李家呀，今后也有个扬眉吐气的日子。”“有什么意思呀？死板板的。”李焕成倒不觉得有什么诱惑。“你呀，还是不懂啊。”李洪滨摇了摇头：“虽说无商不肥，可无官不贵呀，孩子。你没有个一官半职的就根本不会有人把你放在眼里。没钱不行，钱少了也不行。没官儿不行，官儿小了也不行。官当得越大越尊贵。明白吗？孩子。”李焕成不以为然地：“我看也未必，你不也是当官的吗？”李洪滨自嘲地笑了笑：“那还是

因为你爸爸的官小。你爸爸是个什么官呀？顶天不过六品。工厂里的这些乱事今后你少管点，多往仕途上悟一悟，也算爸爸没白为你费心，这次……唉，不说啦、不说啦。爸爸这辈子就算铺路石吧。计经委的季主任欠我很多人情，我已经和他说过了，他一定会帮你安排的。”“现在谁在那儿哪？”李焕成问了一句，李洪滨对儿子说：“一个老经理就该退了，有两个副经理，有一个很年轻，也算有些背景。”“谁呀？”“老省委书记的儿子，叫陈秋桐。”“陈秋桐？”这个名字怎么好像很耳熟。李焕成眯起眼睛在脑子里急速地搜索着这个人的影子。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陈秋桐在滨江是个很响亮的名字，父亲陈殿礼是退下来的省委书记。这个陈大公子，英俊潇洒，书卷气浓。高高的个子，五官丰润，性格内向，不善张扬。一双会说话般的眼睛十分惹人喜爱，特别是招惹女孩子的青睐。温文尔雅的谈吐透出他受过良好教育的经历。虽然身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弟，但从不见他大言大语，张扬嚣张。所以在朋友们当中有着非常好的人际关系。接触过的人都对这位年轻人尊敬几分。三十有三的陈秋桐是滨江省计经委下属“华联公司”的副总经理，也应该说是一个既定的接班人。华联是滨江很有名气的大公司。大厦非常气派，小车配置、办公条件都是滨江一流的，而且每年有几亿资金运转的生意。有点脸面的年轻人都知道，能到华联来干的都不是一般关系的人。三十几岁的陈秋桐看上去事事顺心，可恰恰在婚姻问题上碰了解脱不开的纠缠。从学生时代就与他相爱的恋人白丽洁与他感情甚笃，可偏偏白丽洁的母亲在陈母之前与陈父有过恋人的关系，所以陈母对儿子的婚事死活不依。以至几年过去了陈秋桐的婚事仍不能如愿。陈母为儿子也选过几门亲事，特别是看好了他妹妹秋云的同学袁燕。论家世背景、人缘模样也都没得挑，可陈秋桐就是拧着这个劲儿，死活不接母亲这茬儿。就这样几年过去了，陈秋桐一跺脚在外面租了套房子与白丽洁住到了一起。生

米把它做成了熟饭，不怕你以后不认。

今天是陈秋桐三十四岁的生日。按照陈家的惯例，必须回到家里由家人围坐在一起给孩子过生日。当然也免不了要听父亲的一番教诲。母亲一大早就给儿子挂了电话，叮咛儿子早点回家，别让父母和大伙等得太久。眼见四点已过，儿子怎么还不回来？

原来，下午计经委办公室给华联挂电话，说下午季主任要到华联开一个临时会议。季主任在省里的会今天不是才能结束吗？怎么这么急？什么会啊？推开会议厅的门，见公司各部门经理和夏副总等都愣着神，陈秋桐向王总走来：“什么会呀，王总？”王学谦回避了一下夏副总的目光，小声对陈秋桐说：“我可能是到站啦。”“不会吧？您不是还有两年吗？”王学谦笑了一下：“政策不是人定的嘛，再说……”话还没等说完，会议厅大门开了，季主任等一批人走了进来。华联的经理们都站了起来，恭敬地扬起笑脸：“季主任、季主任来啦？”季主任边走边向大伙点了点头：“哦，好好，大家坐，坐吧。”众人都坐了下来望着季主任。季主任习惯性地用目光扫视一下左右的经理们：“从省里刚开完全省人事制度改革会议，上面要求落实会议精神要迅速，所以马不停蹄呀。根据省人事改革的精神，正处级干部退休年龄限定在五十八岁。我们计经委下属单位中有四位同志已到这个年龄线了，我今天到你们这里已经是第三家啦，算是开个打招呼会吧。学谦同志是个好干部哇，但是上面有精神嘛，我们还是要服从的。我也算是忍痛割爱吧。学谦同志尽快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做好交接准备。公司接班的人选嘛，我们也会尽快作出决定的。”季主任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不经意的在陈秋桐脸上扫过，而陈秋桐和夏副总的目光却不约而同地碰在了一起。

干部调整总是这样突如其来。尽管也就提前两年离开了岗位，然而一向准时保持早八晚五上下班习惯的王学谦今天打破了规律，会后单独留下陈秋桐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王学谦总像有好多话要说，却又不知道怎样表达。他站起身在地中央来回踱了两

圈，对秋桐说：“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不来就不来，来就一阵风啊。”陈秋桐不知此时该对自己一直尊重的这位老经理说些什么，而王总却还偏要和他唠一唠，也可能是就要离职的原因吧。陈秋桐明白，只有当要失去一种东西的时候，才会对这个东西更加留恋。别看自己的父亲装得和没事一样的说些什么无所谓，退下来更清闲。其实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他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寂寞。秋桐望着表情不大自然的老经理说：“真是没想到会这么快。”王学谦扬头摇了摇：“嗨，想开了也没什么，不过早两年罢了。关于人选的问题我已经跟季主任谈过了，可是他并没有表态。你在华联这几年是怎么干的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按理说该你接华联的总经理，年龄也合适。可现在这个时候什么事都不好说呀，最好还是让你老父亲跟老季打个招呼。人事上的事嘛……我还是比你更清楚一些。”陈秋桐望着老经理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老经理的心里话。一老一少这几年处得跟亲爷俩一般，有我陈秋桐在这儿，毕竟比别人在这个位置上要强得多。陈秋桐又宽慰了老经理一会儿后，两人见天色实在不早，秋桐便开车将王学谦送回了家。低头一看表，妈呀，都几点了，今天可是我的生日呀。

离休的省委书记陈殿礼家住在城市街心的一幢小楼，深宅大院内树木草坪绿阴浓浓，房高屋大，室内简朴典雅，没什么豪华装饰，却也显得庄重大气。陈家三个孩子，除了长子陈秋桐，还有一个女儿叫陈秋云，在滨江的一个科研所上班，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小儿子陈秋宇执著于京剧艺术，在滨江省京剧团，是一个艺术天分很高的老生演员。目前正在北京的一所学府进修。陈书记的老伴是省卫生厅的一位副厅长，也已离休在家。老两口在位之时从不过问儿女之事，离休后的陈父依旧如此，只是陈母略感味道不对。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个喜气洋洋地从国外带着各种自己都没见过的电器用品和好东西回来，自己家的孩子却好像与此无缘；别人家的孩子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把小汽车停在自己家的门口，风风光光，自己家的孩子又是与此无关。凭什么呀？咱

孩子差在哪儿了？她仿佛现在才明白。可当她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时不我待了。但有余热还是要发挥一下嘛。所以她今天正想借着儿子生日之际，好好做做老头子的工作，让他发挥一下余热。她知道，如果能把陈父的工作做通，那还是有希望的。

天色已黑，时针指向六点三十多分了。餐桌上的冷菜热菜摆放齐全。清蒸鳊鱼、葱姜肉蟹、红烧海参，都快凉了，可儿子怎么还不回来？陈母走进客厅，还没等她开口，陈父再次向她发难：“老伴呀，我这肚子可是提抗议啦。”“抗什么议，抗议？孩子辛苦了一年，就一个生日咱还不给人家好好过呀？”回击了陈父后，陈母展出一副笑脸：“哎，跟你说件正经事，省里这次人事制度改革会议开完了，看形势华联的王总马上也该退下来了，按理说该秋桐接王总的班。如果秋桐今年能当上经理，再干个两三年说不定就进副厅啦。”陈父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哼，你好像还挺明白的啊？”“那可不。”陈母一收笑容，“咱秋桐论什么条件都够资格。现在的提拔啊，就得抢着往上上。和咱们那个年代不一样了。新下来的干部政策可都有年龄线标着哪，年龄是最大的优势。”“没听说过。”陈父放下手中的报纸，“到什么时候，能力、水平和人品才是选拔干部的优势。”听了这话，陈母更不让分了：“要论这些，咱孩子的优越性就更大了。我儿子是他们系统的优秀党员，论吃苦耐劳的精神谁行？一年到头在外面东奔西走，风风雨雨的。要没有秋桐这几年的辛苦，他们华联也不是今天这样！”陈父笑了：“看把你儿子说的多能耐。”一阵电话铃声，陈母急忙去接。“喂……哎哟，是燕儿呀？可好久没过来啦……唉，都退了还过问人家的事干吗……对，今儿是秋桐生日。这姑娘，难为你总还想着……过来热闹热闹吧，他一会儿就回来……”陈母乐么滋儿地放下电话。陈父抬头看着陈母：“谁呀，这么热情？”“还有谁呀？人家袁燕还想着咱秋桐的生日呢。”陈母搭下了脸子。陈父扬起头想了想：“这姑娘好像挺长时间没来了吧？”陈母没好气地：“咋来？人家火火热热，秋桐冷冰冰的。”一阵

开门声打断了陈母的牢骚，她回过头来，顿时喜上眉梢，儿子回来了。大儿子这张脸什么时候都叫她喜欢不够。

“咳、总算回来了，什么会呀这么急三火四的？”“季主任去了，落实省人事制度改革会议的精神。王总快下来了。”陈秋桐一边脱掉外衣一边回答着母亲责备般的问话。“宣布谁接他的班了吗？”“还没定下来。王总向季主任推荐了我，可季主任没表什么态。王总说现在人事关系复杂，让爸爸最好和季主任打个招呼。”陈母像向儿子下保证般地：“你放心，这回说什么我也得让他给你说句公道话。今个你借生日好好敬他几杯酒，啊。”“哎！”陈秋桐爽快地答应了。

小楼上下喜气洋洋，顶灯、壁灯将餐厅照得分外明亮。秋桐把父亲让到首席，自己坐在了旁边。陈母把身边的位子留下来，心里合计着燕儿咋还没到呢？女儿秋云看出了母亲的心思，不情愿地：“没搞错吧，今天谁过生日呀？”陈母忙打住女儿的话：“就你多嘴，总容不得人家。”正说着门铃响了，保姆小华忙去开门。人未见面，声音先到：“我是紧赶慢赶哪，还是落到陈大公子的后边了。”袁燕捧着鲜花飞燕般地走了进来。陈母赶忙把她拉到自己身边：“我们正等着你哪，快过来，这、这。”陈母指着自己与陈父之间的座位。陈父也忙拉了把袁燕：“坐我边上、坐我边上。好长时间没看见你啦，你爸爸好吧？”“好，就是太忙，他还说抽时间过来和您杀几盘哪。”陈父扬脸笑了一下：“他现在哪有那个时间哪。”

在这种场合一向以主持人身份出现的陈母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人都到齐了，咱们的生日晚宴就开始啦。还是咱们家的老传统，举杯前欢迎你爸爸给大家讲几句。来！”陈母做了个鼓掌的手势，噼里啪啦地响了一阵掌声。秋云冲秋桐小声地：“又来了。”秋桐压着声：“听爸说。”陈父略略合计了一下，若有所思地：“一年一度的生辰，一年一度的变化啊，从餐桌上就足以见到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化啦。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

们也过生日，那个时候哇，行色匆匆，炮火硝烟哪……”说到这里，陈父眯起了眼睛，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秋桐跟了父亲一句：“很有意义吧？”陈父点了点头：“很有意义。在延安的时候吃的是黑豆子饭。过生日的时候哇，也发两个鸡蛋，还得说是干部……”一向不喜严肃的袁燕看了眼陈母：“看来还是当干部好哇，不然连鸡蛋还吃不上呢。”一句话逗得众人哈哈大笑。看不够袁燕的陈母高兴地拍了拍袁燕后脑勺：“怎么样，还是燕儿看问题看得准确。”“哈哈……”餐厅内传出一阵阵愉悦的笑声。

夜深人不静，几家欢喜几家忧。就在陈家为长子秋桐庆祝生日之时，一身体闲打扮的李洪滨抬手叩响省计经委主任季明久的家门。听见敲门声，季主任的妻子冯玉香马上来开门，她像见了财神爷一样马上咧开了嘴：“哎哟，一听说你要来呀，老季把茶都给你泡好啦。”“是吗？这样对待一个落难之人真是不胜感激呀。”李洪滨弹了弹摘下的鸭舌帽。屋里的季主任奔着声音走了出来：“到底是落难，还是以退为进哪，啊？哈哈哈哈哈……”“我就说什么也瞒不过你老兄啊。”李洪滨大大方方老常客般地向客厅走去，他四下打量着。“我可不比你老兄啊，我这是四处白壁、清清凉凉啊。”听了季主任的话李洪滨乐了一下：“该不会把肉埋在了白饭底下吧？车走车的线，马走马的道。我这也是……”季主任忙摆了摆手示意明白：“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坐、坐。”李洪滨和季主任稳当地坐在了沙发上。李洪滨端起杯，用杯盖拨了拨水上漂浮的茶叶：“老季啊，我明天就要去美国啦。”“明天就走，这么快？”李洪滨喝了口水：“还是早些走麻烦少哇。”说完他放下了茶杯，季主任看了看李洪滨，似乎明白地点了点头。李洪滨抬起眼望着季主任：“你家小三什么时候毕业呀？”一听这个，季主任皱起了眉头：“得后年哪。这孩子啊，最叫我操心。就是不愿意好好学呀……”“放心吧，后年我把他接到美国去，在我那儿你们该放心吧？”冯玉香掩饰不住心底的喜悦：“那还用说，在他李叔叔家，还不是掉蜜罐里啦？”

见时机成熟，李洪滨便拉开了今天会客的主题：“我呀，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家的焕成啊，我倒不希望他像我这样。你们二位就得帮我多关照着点啦。”“好说、好说，应该的、应该的。”季主任夫妇好像很是热心地应和着。这时一丝阴云掠过李洪滨的脸庞：“一旦离开，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呀。焕成这孩子啊，从小失去了母亲，我之所以没再成家，就是怕他受什么委屈。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欠他很多。这孩子啊又不够立事……”“他还不够立事？我要有像他这样的一个孩子可就烧了高香啦。”“既然他冯阿姨喜欢他，就给你认个干儿子吧。这样离得再远，我也就放心啦，啊。”“我看行。只要李局长和焕成不嫌弃，这个干妈我当！”“看她多能耐，这么一会儿工夫认了个财神儿子。”季主任也忙跟着凑了个热闹。李洪滨再次将话题拉了回来：“季主任，下午您到华联开会啦？”“啊，是去开了个会儿。”“季主任，上次我和您说的事儿……”“啊，我已经和班子的人下过毛毛雨啦。”“您估计华联这个经理……”“这个嘛……”季妻见季主任的态度有些含混，怕影响了季、李两家今后的关系，忙接过话：“那还用说，就是咱焕成的！”“有你们老两口的关爱我也就放心啦。老季呀，你是没女儿呀，如果有个女儿的话，焕成可能也就真是你的半个儿子啦。咱们也是这么多年的交情啦，我呢，产业虽不太多，可也算够用。如果你喜欢，两个轧钢厂你随时可以拿走一个。”冯玉香忙打哈哈地说：“咱哪用得着那么多呀。”季主任听出了李洪滨话中的味道，忙回应说：“说远啦、说远啦。按理说这本不是什么大事。可华联有个副经理是老书记陈殿礼的儿子，在那儿干了也是好几年啦，而且也很出色，上上下下反映都不错，怕不好摆呀。”谄熟官场之道的李洪滨不介意地：“给他换个地方嘛，再给点优惠。”“是呀，给他换个地方。咋的？好地方还让他给把住啦？”冯玉香也在一旁加盐。季主任“嗯”了一声，不停地点了几头，思索着……

滨江的夜空灯火通明，陈秋桐开车正穿梭在最繁华的锦江广

场，一阵电话铃声传来，秋桐在车载电话中听到他的朋友、也是他以前的同学，现在是个体倒煤大户曹彬的电话，说有个紧急的情况要告诉他，让他马上到华泰大酒店来一趟。陈秋桐笑了笑，你有什么大不了的急事？那边的曹彬却非常严肃地催他务必马上来一趟。陈秋桐便开车直奔华泰大酒店而去。

进了酒店，陈秋桐便冲还在大堂里打电话催他的曹彬问道：“什么事呀，十万火急似的？鸡毛信哪？”见了陈秋桐曹彬一拍大腿：“哎哟，我说哥们儿，你可来了，这边来。”说着便引领着陈秋桐向酒店大厅里面的一桌客人走来。曹彬热情地为陈秋桐一一介绍了金属公司的处长张立平和他们处的小郑。并为他们介绍了陈秋桐。还未坐稳曹彬便卖关子地：“谁接华联的班你知道吗？”陈秋桐一怔。曹彬急切地：“甭多说话，你知不知道是谁吧？”原来曹彬刚听说一个情况，说物资局的李焕成可能要当华联的老总，所以急着把陈秋桐给催来了。听了曹彬所说的情况，陈秋桐觉得非常可笑：“物资局？李焕成？李焕成是谁呀？”这时张处长接过话，他告诉陈秋桐，李焕成是他们物资局销售处处长，情报非常可靠，听说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曹彬望着不知该说什么的秋桐：“这个人你以前知道，就是咱们下届高二·三班的李大哈喇子。”秋桐仍像蒙在鼓里般地：“李大哈喇子？哪个李大哈喇子啊？”曹彬“嗨”了一声：“就是一打篮球总摔跟头的那个，想起来没……对、对，想起来没？”秋桐恍惚记起。曹彬：“他爸是有名的钢铁大王，手眼通天。你呀，还真就别不信。”秋桐毫不示弱地：“吹！有几个臭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哇？我才不信呢。”这时，举止很稳重的张处长说：“我是亲耳听李焕成说的。前天晚上请吃饭时他露的风儿。”陈秋桐半信半疑地望着天花板，烟雾也如疑团一样，在他面前起伏缭绕。张处长接着说：“李焕成这个人你们还真不能小瞧，他挺有招法，应聘销售处长的时候，大家就有反映，后来有六七个人抢着上，都叫他给干下去了。”

就在他们为李焕成的事儿戢戢的时候，酒店宽大的玻璃门拉开了，鱼贯而行地走进几位衣冠阔绰的客人。一位瘦高个子伸出右臂殷勤地为走在前边的主宾引路。主宾昂首稳步，一派贵气尊容，引来众人的目光。他们从秋桐等人桌旁的通道穿过，曹彬的眼睛一亮：“哎？这不是范暮行吗？”那位高贵的主宾用手撩了一下梳理整齐的头发的时，目光不经意地扫视了这边一下。几位客人将走进包房，小郑插一下张处长，以目示意，让张处长看走在后边的一老一少两个人。

小个子伸了伸脖子问：“哪个范暮行？”曹彬冲小个子：“咳，当年搞家具厂又开西装店，好一通折腾的那个，后来赔了本儿，跑南方去了。”张处长不介意地：“听说过，挺能忽悠的。”陈秋桐也疑惑地：“是像他，不是说他在南方犯事儿被抓起来了么？”曹彬边给秋桐加茶水边说：“传言还能信哪，前天我在北苑大厦就看见他了。听说把北苑第八层楼全包下了，神气着哪。”张处长也点着头：“听说这回他带了好几个亿的资金回来，没看见这帮头头脑脑的都在人家屁股后头跟着么。”小个子收回了伸出去的脖子：“招商引资嘛。这年头哇，有钱就是大爷呀。”曹彬看了眼身边沉默不语的秋桐不忿地：“要说范暮行，这个桌上最有发言权的应该属秋桐了。秋桐，你跟他们说说……”秋桐谦逊地摇了摇头：“算了、算了，说人家干吗。”曹彬像讲小说般地冲大伙：“你们知道这老小子是怎么发起来的么？是靠人老陈家发起来的。你们知道吗？现在跟他妈人儿似的，曾经破了产，赔个老本儿精光，对不对秋桐？后来正赶上南方扩大建设，他跟一个大公司挂上了钩，以支援特区建设为由拿了封求援信，陈书记一看有介绍信，还以为是特区的什么事呢，就给他批了多少车皮的钢材，叫这老小子给倒腾了，这才算是发了笔财，在那边站住了脚。你们知道吗？”秋桐苦笑了一下：“咱不提这个，哥儿几个，咱不提这个。”

这时张处长小声冲大家说：“不知你们注意没？刚才最后边

走在一起的那两人，一个是你们计经委季主任，另一个就是李焕成。”陈秋桐也忙跟着说：“是、是有季主任。我看见了。”曹彬却不明白地：“什么？李焕成？怎么不像他呢？”秋桐也纳闷儿地：“不会吧？季主任？李焕成？”张处长肯定地：“没错。绝对是李焕成。”他们正讪讪着，一位服务小组走到桌旁：“请问，哪位是陈秋桐先生？”服务员的突然出现把大伙都弄愣了。陈秋桐下意识地说：“是我，我是陈秋桐。”服务小组微笑着做了个手势：“一号包房有位范先生，有请陈先生。”秋桐一下子犹豫了起来，众人却异常活跃：“哎，这就对了。我说嘛，他范暮行忘了谁，也不应该忘了咱哪。”“那当然啦，吃水不忘打井人嘛。何况范暮行……”秋桐看着大家，显得有些为难的样子。张处长忙说：“你们老朋友多年不见了，哪有不去的道理。咱们改日再聚，改日再聚。”曹彬以目示意秋桐：“去你的，这边我照应着。”秋桐起身拱了拱手：“对不起各位了，我过去应酬一下。”

豪华的大包房里，滨江各方人士正围坐在大餐桌旁听范暮行高谈阔论，服务小姐引领着秋桐走进来。范暮行率先站起，笑脸相迎，众人也赶忙跟着热情地迎合着。范暮行非常热情地拉着陈秋桐的手：“秋桐老弟，还认得我吧？”边说边将秋桐拉到他身旁的座位。“怎么能不认得？只是你走的时间太长啦。”“是呀，一走就是好几年哪。”说完，他望了下在座的各位：“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陈书记的大公子陈秋桐。这位是省政府李秘书长，这位是建委的邢主任，这位是城建局的赵局长，这位是商业局的崔局长，这位是计经委的……”还没等范暮行说完，季主任就笑了：“范先生啊，您这大水可是冲了我的龙王庙喽。不是高攀哪，秋桐是我们计经委下属公司的副总啊。”说着与秋桐热情地握手：“老书记好吧？”秋桐礼貌地：“还好。”范暮行冲着众人摊开两手摇头笑着：“看看，我真是成了外乡人喽。”众人也笑了。范暮行冲大家礼貌地做了个手势：“大家坐、坐。”说完又忽觉失礼地：“哦，还忘了……”范暮行抬起手瞧着李焕成